

續論西周甲骨

李學勤

西周甲骨自五十年代以來陸續有所發現，但早期的發現都是零星的，直到近年陝西周原的甲骨出土，才有可能對西周甲骨作系統的考察。一九八〇年作者訪問周原，蒙當地考古界惠助，觀察釋讀了岐山鳳雛和扶風齊家所出甲骨。次年，以周原材料為主，寫了小文《西周甲骨的幾點研究》^①，對西周甲骨的卜法文例試加討論，並以之與殷墟甲骨相對比。這篇小文是探索性的，加以那時鳳雛的甲骨大部尚未公佈，我們的論述自然不能全面。近來鳳雛材料已有兩套基本問世^②，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。本篇是《幾點研究》的續篇和補正，有些以前已談清楚的問題，這裡不再重複，請大家指教。

一、形制

在《幾點研究》中，我們已經指出，西周甲骨與殷墟的商代甲骨有共同點而不屬於同一系統。

周人卜法在取材方面兼用龜骨，龜骨多用腹甲，有時也用背甲，骨已知的限於牛胛骨。這種情形，和殷墟甲骨中的主要系統——賓組、出組、何組、黃組的序列，基本是一致的。

西周甲骨的修治，有其明顯的特色。腹甲的首部上端留有寬厚的邊緣，中間經過掏挖，不像殷墟腹甲那樣銼平。有的西周腹甲，首部中央還有一個圓形淺穴。

北京昌平白浮出土的西周背甲，有的保留着完整的脊甲，說明它不是像殷墟背甲那樣對剖為二。在河北藁城台西等地發現過不對剖的商代卜用背骨^③，殷墟也出現過個別“未解開之背甲”^④，惟均罕見。

西周的胛骨一般不鋸去白角，使用時大多以白部向下為正，白部向上或向旁是個別的。殷墟胛骨的情形相反，以白部向上為通例，不過也有極少數白部向下的例子，如《萃編》九五九和《甲編》二九〇二。

西周甲骨的鑽鑿，與殷墟甲骨顯然不同。其胛骨均為圓鑽，規則而平底，我們曾指出它們是用鑽鑿成的。龜甲一般都是密集的方鑿。過去我們說“周原卜甲中有“文武帝”或“文武帝乙”字樣的各片，則為圓鑽”^⑤，係得自傳聞，與事實不符，應予更正。現在看來，各地出土的西周龜甲，均以方鑿為通例。

鳳雛有的卜甲上面的鑿，初看似乎較圓，實際上是圓角的方形，所以仍屬於方鑿的範圍。真正在圓鑽旁加鑿豎槽的甚少，如徐錫台先生一九八〇年發表的一片，有兩個很淺的圓鑽⑥，在西周卜甲裡是很稀見的。

我們提到過西周龜甲的方鑿就是《周禮·卜師》所說的“方兆”。《卜師》云“掌開龜之四兆”，而“方兆”居四兆之首，這和卜甲實物上方鑿的普遍存在是相符合的。

二、辭例

西周甲骨和殷墟甲骨一樣，有契刻的卜辭。殷墟甲骨的刻辭，細分有署辭、兆辭、前辭、貞辭、占辭、驗辭等部份。在《幾點研究》文中，我們列舉了西周甲骨的前辭、貞辭、占辭，現在看新發表的鳳雛龜甲，知道西周卜辭的辭例和殷墟的同樣複雜，需要重新論述。

殷墟甲骨常有署辭，記錄甲骨的來源和數量。胡厚宣先生曾撰《武丁時五種記事刻辭考》⑦，所論就是自組、賓組的署辭；歷組、出組和何組，也發現有類似的署辭，而年代更晚的無名組、黃組甲骨，署辭歸於消滅。在鳳雛出土的西周卜甲，可以看到以下五例：

自不柤	H 11 : 108
自不柤	H 11 : 131
自不柤	H 11 : 135
自不柤	H 11 : 188
自柤	H 11 : 172

字在甲骨的邊緣部份，文例類似殷墟賓組甲骨的署辭，如：

自橐	《前編》六·五八·一
自臣	《佚存》五三一

所以肯定也是署辭。

賓組甲骨的署辭還有作“某以”的，如：

邑以	《殷契卜辭》二七七
我以	善齋

均見上述胡文所引。鳳雛卜甲文例類似的有：

鵬以	H 11 : 29
----	-----------

但H 11 : 138 + 160作“以鵬”，H 11 : 89作“……鵬”，究竟是不是署辭，還難於確定。

鳳雛卜甲有下列特殊的刻辭：

乙丑彖	H 11 : 187
乙卯彖	H 11 : 127
己酉彖	H 11 : 128
……彖	H 11 : 73

其辭在前兩例可看出是刻在甲背鑿旁。“𠄎”字從“卜”“彖”聲，字書所無，疑讀爲“燧”，《文選·西京賦》薛注：“火也。”這些刻辭疑係記灼兆的日期。這當然僅僅是一種猜測。

西周甲骨沒有發現兆辭，也沒有像殷墟甲骨那種以數字標於兆側的兆序。

甲骨上契刻的卜辭，一定要和有關的兆連繫起來，才能表明兆象所指，因此卜辭必須是守兆的。在殷墟甲骨上，卜辭多刻在有關兆的旁邊。如果兩辭鄰近，常畫一條線，把無關的兆和辭隔開，以便審讀。西周甲骨在表示兆與卜辭的關係時，採用了以下三種方法：

一種是把卜辭刻在兆側，把字寫得極小，這樣在各辭間就有足夠的空隙，以示分別。H 11：1 是最好的例子。在這種情形下，字縮到須用放大鏡閱讀的程度，比殷墟甲骨子組、黃組的小字還要小得多。

第二種是在卜辭間畫出界線，與殷墟甲骨同例。如H 11：4 有下列兩辭：

其攷楚。

已𠄎𠄎，師氏自𠄎。

在兩辭之間有一豎線，顯然是爲了把二辭區別開來。又如H 11：10 有一“貞”字，下面有一L形折線；H 11：90 有“……六六七”，下面有由兩直線相交構成的L形線，也都是爲分隔卜辭而設的界線。

第三種是在兆的旁邊畫一∩形線，作爲與卜辭有關的兆的標識。在《幾點研究》中，我們曾舉出豐鎬遺址出土的一塊胛骨爲例。洪洞坊堆的有字胛骨近年有新照片和摹本發表^⑧，可以看到有一條卜辭刻在胛骨右側，其左上方有一∩形線，標記出有關的卜兆。這種∩形線，在鳳雛卜甲上幾次出現，如H 11：22、H 11：75+126、H 11：173、H 11：190、H 11：194等，均其佳例。

這三種方法的第一、三兩種，都不見於殷墟甲骨。

在所刻文字的方向上，西周甲骨與殷墟甲骨也有明顯的差別。殷墟甲骨上的文字，可以自上向下讀，自右向左讀，也可以自左向右讀，依卜辭在甲骨上的部位及卜兆的朝向而定，但就各個文字而言，一律是以同一方向書寫的。也就是說，在腹甲上的文字均以甲首的方向爲上，在胛骨上的文字均以骨臼的方向爲上。西周甲骨上的文字却常常不是一個方向的，如扶風齊家村H 3：1腹甲和采94胛骨^⑨，卜辭文字都有相反的兩個方向。鳳雛卜甲H 11：8、H 11：11、H 11：15、H 11：51+107、H 11：87、H 11：111+161、H 11：133、H 11：232等，都有互成九十度角的文字，有的似爲一辭沿卜兆坵枝而折寫，有的則爲兩辭。

西周甲骨的前辭形式相當複雜，很難歸納出一定的規律，但總的說來，和殷墟卜辭殊不相同。

前辭包含有“貞”字的，可列爲第一類。其接近殷墟卜辭的，有鳳雛卜甲：

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貞 H 11：1

我們曾舉出殷墟甲骨中“彝”字之例，說明它有居處之義^⑩。殷墟卜辭沒有在前辭中用

“彝”字的，也沒有在前辭裡記在某先王宗廟的。和H 11：1相似的，有H 11：112：

彝文武丁必(秘)貞

“必”即《逸周書·嘗麥》“少秘”之“秘”，也與宗廟有關^⑩。這條前辭省去干支，是與H 11：1不同之點。

在前辭中記貞卜者的例子，有鳳雛卜甲：

……王貞 H 11：167

此外還有扶風齊家村卜甲：

保貞 H 3：1

類似的可舉出鳳雛卜甲H 11：13和齊家村胛骨采112，有“□貞”或“□□貞”。這裡的“保”等是否人名，尚值得考慮。

前辭只作一“貞”字的，見鳳雛卜甲H 11：84和174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西周卜辭的“貞”字都是從“卜”的“貞”，不像殷墟甲骨那樣一般以“鼎”為“貞”。另外，如洪洞坊堆卜骨辭云：“……止又疾，貞。”“貞”字在辭末，當訓為“正”，這在殷墟卜辭中也是沒有見過的。我們過去以為它近似齊家村NH 1：1卜骨辭尾的“□卜”，恐怕是不對的。

第二類是前辭有“卜曰”，如鳳雛卜甲：

八月辛卯卜曰 H 31：5

在旅爾卜曰 H 31：2

□乎(呼)寶卜曰 H 11：52

H 31：5前辭可在殷墟的自組卜辭找到類似的例子，如：

四月己卯卜 《天壤》四九

四月癸卯卜 《拾掇》二·一六四

十二月乙丑貞曰 《鄴中》三下三五·一

至於後兩條，在“卜曰”前記地名或卜人名，就不能在殷墟卜辭中找到先例。另外，齊家村采112有“卜曰”，鳳雛H 11：38有“王卜”，也是特例。

更重要的是西周甲骨有作“𠂔曰”的另一類前辭，其例如下：

𠂔曰：子……

𠂔曰：其…… H 11：5

𠂔曰：並，𠂔(思)克事。

……□，𠂔(思)克事。 H 11：6 + 32

𠂔曰：毋……既，弗克入□。 H 31：4

按“𠂔”字見於《說文》，云“卜問也”，與“貞”的訓解相同。前人研究《說文》，於此字不得其解，段玉裁稱：“疑此即後人杯琖字，後人所增。”現在看西周卜辭，此字用法確與“貞”相同，可知段氏之說是不正確的。

占辭在西周甲骨也是存在的。如鳳雛H 11：189卜甲有“……曰吉。”齊家村H 3：1卜甲有“吉。”又有“用由逋妾。此由亦此亡。”都可能是占辭。鳳雛卜甲還有：

茲用	H 11 : 48
今用	H 11 : 16
弗用茲卜	H 11 : 65

和殷墟甲骨中的“茲用”等語接近。至於驗辭，目前尚未在西周甲骨中發現。

鳳雛卜甲H 11 : 31和H 11 : 104背面均有一較大的“周”字。我們知道周原遺址爲周人舊都，文王遷豐後爲周公所封周城^⑫。同出卜甲有：

祠自蒿于周。	H 11 : 117
祠自蒿于豐 ^⑬ 。	H 11 : 20

蒿即鎬京，周即周城。兩片甲背面的“周”字應該是記卜甲屬於周城。這種刻辭在殷墟也是沒有的。

三、“囟”字

西周卜辭中“囟”字最多見，我們已指出此字不是“叀(惠)”或“迺”，應釋爲“囟”，讀爲“思”或“斯”，並引宋代著錄師詢簋“萬凶年”即“萬斯年”爲證^⑭。最近有美國學者著文，提出鳳雛卜甲H 11 : 174有“叀”字，H 31 : 4有“迺”字，均與“囟”字同版，足證此字不能作“叀”、“迺”釋。“叀”字又見H 11 : 168 + 268和H 11 : 237，寫法和“囟”迥然不同。

讀爲“思”或“斯”的“囟”，在西周卜辭中多用在全辭最後一句，也有時用於單句構成的辭。下面是一些例子：

凶亡咎	H 11 : 28、35、77、96
	H 31 : 3
凶亡咎	H 11 : 20
凶正	H 11 : 82、84、114、130
凶又(有)正	H 11 : 1
凶尙(當)	H 11 : 2
凶克事	H 11 : 21
凶克往密	H 11 : 136
凶城(成)	H 31 : 5
凶又(有)翼	齊家村采112
凶不妄王	H 11 : 174
凶不大追	H 11 : 47
凶御于永冬(終)	
凶御于永令(命)	齊家村H 31 : 1

不難看出，這些都是帶有判斷口吻的話。最多見的前五條，“亡咎”即《周易》習見的“无咎”，“亡咎”的意義相近。“正”、“有正”和“當”三者意義相同，殷墟黃組

卜辭辭末也常有“正”或“有正”。古代“貞”、“正”二字相通假^⑮，所以洪洞坊堆卜骨辭尾的“貞”也就是“正”，恰與《周易》文例相合。

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所載卜筮命辭，辭的末句常冠以“尚”字，“尚”當依《爾雅》訓為“庶幾”，楊樹達先生認為是命令副詞^⑯。西周卜辭的“囟（斯）”字應訓為“其”^⑰，也是義為“庶幾”的命令副詞。^⑱

必須注意的是，“斯……”或“尚……”這樣以命令副詞開首的句子，絕不是問句。這表明，西周卜辭都不是問句。我們在《幾點研究》文中，認為有些是問句，有些不是，這個看法是錯誤的，現在應該更正。

既然西周卜辭的“斯正”、“斯有正”之類不是問句，殷墟卜辭的“正”、“有正”也肯定不是問句。卜辭是否問句，近年在學術界是一個爭論問題，涉及對所有卜辭的理解。上面的分析可能對解決這一問題有所裨益。

四、性質與年代

下面我們專門討論鳳雛卜甲的性質和年代的問題。

這批卜甲中屬於商代末年的，至少有以下四片：

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貞，王其邵𠄎成唐𠄎，禦，𠄎（服）二女，其彝：血𠄎三，豚三，囟（斯）又（有）正。 H 11：1

貞，王其𠄎又（侑）大甲，𠄎周方白（伯），𠄎，囟（斯）正，不𠄎（左）于受又（有）又（祐）。 H 11：84

以上兩片，我們曾加詳釋，指出辭中之“王”為商上帝辛，“周方伯”為西伯即周文王^⑲。

……才（在）文武……貞，王其邵帝□天□𠄎 𠄎周方白（伯），□□，囟（斯）正，亡𠄎（左）……王受又（有）又（祐）。 H 11：82

彝文武丁必（祕）貞，王翌日乙酉其彝，再𠄎，□武丁豐（醴），□□汎卯……𠄎（左），王〔受有祐〕。 H 11：112

以上兩片字體文例都和前兩片相同，應亦為同時之物。此外，可能同時的還有H 11：130和H 11：189等殘辭。

上述各片“王”字都作“𠄎”，與殷墟黃組卜辭即董氏第五期卜辭一致。這幾片的字都刻得小如粟米，一望而知與其他不同。從性質來說，它們都是王卜辭。它們的卜法是周人系統的，又有兩片提到“方伯”，所以我們還是把它們劃為周的卜辭。

關於其他卜甲，我們在《幾點研究》文中說明其間出現的人物，如太保、畢公是武、成、康三朝大臣，楚子（楚伯）即成王時受封的熊繹。另有一人名，各家都讀為“宓叔”，以為即郟叔武，我們細看原辭，懷疑“宓”字實際是“密”字又一寫法，只是將兩個戈形合書在一起了。“密叔”曾見於檀篋銘，鳳雛卜甲提到地名密的也很多。是否如此，有待深入研究。

卜甲中有一個人名，足以論證鳳雛甲骨年代的下限，就是前邊提到的署辭裡的不指。不指或作“不札”，是因爲“旨”從“匕”聲。其所以又省稱“指”，是由於“不”是發語詞，如《左傳》人名惠牆的“惠”、“伊戾”的“伊”。著名的不其簋器主不其，也就是秦莊公其^⑩，與此同例。不指其人，見於扶風齊鎮村東出土的不指方鼎^⑪。方鼎上“不指”二字和卜甲上面的酷肖，又同出於周原範圍內，相距不遠，絕不能是巧合。這件方鼎出於墓葬，估計很可能是不指的墓。鼎的時代是清楚的，從形制、紋飾、字體等特點看，當屬於周穆王時期。由此看來，有“自不指”署辭的卜甲不會早過昭王時。

根據上面所論，鳳雛甲骨的年代應包括文王至昭、穆間的時期。

較晚的卜甲，文字較大而疏散。其中很多片提到王，還有“王卜”即王親自占卜之例，所以它們也是王卜辭。僅有少數卜辭口吻似乎有異，如我們討論過的H11：3。又如H11：100有“其從王……”之語，有可能辭主不是王，但也未能完全確定。

鳳雛兩坑所出甲骨都十分破碎，據說有的甲骨上有可串連的孔。殷墟曾出過少數有穿孔的甲骨小片，例如《庫方》四二〇，都是利用已棄置的有字甲骨改製成爲飾物。如果鳳雛甲骨也包括這樣的穿孔碎片，便可說明這些甲骨都是經過廢棄的。

①李學勤：《西周甲骨的幾點研究》，《文物》一九八一年第九期。

②陳全方：《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甲骨文概論》，《四川大學學報叢刊》第十輯《古文字研究論文集》，一九八二年。

陝西岐山周原文管所：《周原甲骨文》，一九八二年。

③李學勤、唐雲明：《河北藁城台西甲骨的初步考察》，《考古與文物》一九八二年第三期。

④嚴一萍：《YH127坑的使用時期》，《中國文字》新三期。

⑤李學勤、王宇信：《周原卜辭選釋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四輯，一九八〇年。

⑥徐錫台：《周原出土甲骨的字型與孔型》，圖1,7,《考古與文物》一九八〇年第二期。

按此片編號爲035，但與②兩種基本中H11：35似非同片，不知何故。

⑦胡厚宣：《武丁時五種記事刻辭考》，《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》。

⑧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：《山西出土文物》，圖版60，一九八〇年。

⑨陝西周原考古隊：《扶風齊家村西周甲骨發掘簡報》，圖八·一二，《文物》一九八一年第九期。

⑩同⑤。

⑪參看于省吾：《甲骨文字釋林》上卷《釋必》，一九七九年。

⑫李學勤：《青銅器與周原遺址》，《西北大學學報》一九八一年第二期。

⑬“豐”字多釋爲“壹”，按應爲“豐”字省寫，與H11：51+107繁寫不同。

⑭同⑤。

-
- ⑮于省吾：《澤螺居詩經新證》卷中《維龜正之》，一九八二年。
- ⑯楊樹達：《詞詮》卷五，一九五四年。
- ⑰裴學海：《古書虛字集釋》卷八，一九五四年。
- ⑱同⑯卷四。
- ⑲同⑤。
- ⑳李學勤：《秦國文物的新認識》，《文物》一九八〇年第九期。
- ㉑周文：《新出土的幾件西周銅器》，《文物》一九七二年第七期。